

第二章

基督徒人生对释经的影响

孩子的学习能力受生活中的许多因素影响，除了教师的经验和本人学习是否勤奋以外还有很多因素在发挥着作用。家庭的变故会让一个学生的成绩出现很大的波动，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和良好的饮食习惯则会带来正面的影响。如果我们想知道如何才能帮助孩子们在学校里取得好成绩，那么我们就必须对他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给予关注。

与之类似，生活中的许多事物影响着我们对旧约叙事的理解。为什么我们采用某一种方式而不是其他的方式来读一段经文？你对某个旧约叙事的理解是出于何种原因？我们很少意识到我们对旧约叙事的理解是受到生活中的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需要扩展视野，广泛地来思考这些影响因素。

在这一章中我们将会看到圣灵如何通过基督徒生命的状况来预备我们认识圣经的。我们会考虑三个主要的方面：成圣（Sanctification），恩赐（Endowment）和呼召（Calling）。基督徒就是在基督里不断经受挑战，生命逐渐成熟的过程中认识旧约叙事的，上帝赐给我们的天然和超自然的恩赐来让我们明白它们的含义，我们也通过上帝呼召我们去从事的职分来思想它们。在下文中我们将从这些方面来思想圣灵如何使用它们来预备我们认识旧约的叙事（见图6）。

理智上/行为上/情感上 选择及优先次序/认知模式
蒙召的角色/“按...读” 具体的目标/“为...读”

图6 基督徒生活的主要影响

在我们的生命中的这些方面是相互依赖的。成圣涉及到我们的恩赐和呼召；恩赐包括了属灵的方面和所委身职分的方面；我们蒙召的职分是基于生命的成圣和上帝所赋予的恩赐。虽然我们将会分别讨论这些方面，但我们不应忽略它们相互依赖的前提。

成圣

不运动就会影响我们的健康状态。连续几个月不运动，我们就很难胜任有挑战性的工作。我们的灵命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离开了大能圣灵对我们生命成长的推动，我们的服事会受到阻碍。我们也许渴望着能够正确地理解旧约叙事，然而，如果我们不能靠着成圣得着强壮的属灵生命，我们一切的努力都要归于徒然。

在本书中我们谈到成圣时是指信徒生命各个领域渐进的属灵成长。正如霍克玛（Hoekema）最近所说，“我们可以将成圣定义为圣灵在我们身上恩典的作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以责任的担当参与在其中。借助成圣，圣灵使我们这些称义的罪人从罪的玷污中被救拔出来，按神的形像彻底地更新我们的本性，并使我们靠他有能力活出一个蒙神悦纳的生活。”

我们生命的成圣是基督徒为了明白旧约叙事最重要的预备之一。为了探索这一重要关联，我们将着重探讨成圣的两个方面：渐进争战（progressive struggle）和广泛范围（extensive scope）。

渐进的争战

成圣是个一生之久持续渐进的过程。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动工，使我们能够被改变成为基督的样式（罗8:29）。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生命会在基督的义和我们的罪的彼此交战之中形成一种拉锯的状态。正如保罗所说：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作所愿意作的。（加5:16-17；参罗7:14-25）

没有一个基督徒能免于这场争战。每时每刻我们都活在罪和圣灵的影响之下。在不同时间，以不同方式，我们的生命都在肉体的软弱和上帝恩典改变的大能之间充满挣扎。

福音派信徒普遍相信圣经在这场争战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读经和默想经文是我们得着上帝恩典的途径，这与我们的灵命成熟密不可分。“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后3:16-17）。如果我们不能倾注祷告，疏于读经，我们的成圣就会停止。然而我们还要注意另一方面：不光读经会影响我们的灵命，反过来我们的灵命也会促进或阻碍我们认识圣经。

可悲的是，福音派信徒常常会忽略成圣与认识圣经之间关系的后一层面。在释经学的早期著作中，只是偶尔提到释经者属灵生命的重要性，而且相关的论述基本上都让人感觉可有可无，近期的福音派释经学的著作甚至完全不提这个题目。

在神学院中我们也看到同样的趋势。多数课程都在鼓吹一种置身事外、冷静博学的学者理想，好像只有那些在书房中安静、独自求索的研究学者对圣经才能有深刻的认识，然而这种理想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我们每个人都身处在一场恶者与圣灵的宇宙性争战之中（弗6:10-18），我们正是在这样的处境之中来研读圣经。如果认为我们可以像那些置身事外的客观学者那样来读旧约叙事，这就是在自欺了。事实上在释经中我们更像是战士，一方面遭受罪性带给我们的伤害，一方面靠圣灵而重新得力。

在这场宇宙性争战中我们要时刻儆醒，担负那上帝加给我们的责任。上帝要的不是博学的释经者，在他眼中他看释经者的圣洁超过一切。比起广博的知识，新约更看重的是教师的品格。释经需要具备知识和技巧，但成圣的生命才应该是我们最为关注的。

因此我们必须要将旧约叙事的察考、学习与信徒自我的省察相联系。我有哪些软弱？在哪些方面我因主站立得稳？我的释经是受到了怎样肉体或圣灵的影响？学者们通常不会问自己这样的问题，但对于那些在属灵战场上争战的信徒，这些问题正是他们在研读旧约叙事时所主要关注的。

我们可以通过消极或积极的方式开展这样的自我省察。从消极方面来说，我们“就当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来12:1b）。尽管我们充满犯罪的倾向，但我们可以明确的是圣灵要在我们生命来动工。我们在什么地方犯罪跌倒，上帝的话就在什么地方来挑战我们。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是圣灵使用的对象，而是他扭转的对象。因此，我们的责任不是去制造各种让圣灵去跨越的障碍，而是当攻克己身，让我们成为上帝话语的种子可以生长的沃土。借着认罪、悔改和依靠上帝，我们必能胜过那些犯罪的倾向。虽然我们不可能将这些消极的因素从我们的生命中完全清除掉，但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在我们进行旧约叙事释经的过程中，尽可能地脱离罪恶权势的捆绑。

从积极方面来说，我们“要追求圣洁”（来12:14）。圣灵成圣的工作将帮助我们诠释圣经。我们希望圣灵动工，让他来主宰我们对圣经的察考。通过信徒的自我省察，我们就可以在肉体的和圣灵的影响之间作出分辨，从而脱离罪性对我们的辖制，在圣灵中得到建造。

广泛的范围

一次我与一位女士谈话，她来自荷兰，二战时她才十多岁。她对我说，“我们做的每件事都在战争的阴影之下，不论白天还是黑夜，战争的影响随处可见。”夜晚他们会被街道上的军队吵醒，白天他们也活在恐惧中，不知道下一刻谁会遭到逮捕；因为士兵偷盗食物的事时有发生，每天晚上他们要忍受饥饿的煎熬。生活在战争地区的影响延伸到了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罪性与圣灵之间的战争也是一样，它并非只限于我们生活的某些角落，而是影响到我们生命的所有层面。在这里我们将考虑三个层面上的冲突：理智层面（conceptual）--我们思想的过程，行动层面（behavioral）--我们的举止行为，以及情感层面（emotional）--我们的感觉和态度。当上帝创造人时，人类在这些方面都是圣洁的，然而人堕落以后，他的生命就完全败坏了。在基督里的成圣正涉及到我们的思想、行动和情感。

我们生命的这三方面密切地交织在一起。我们思考的内容影响着我们的行动和情感，我们的行动也影响我们的思想和情感，而我们的情感也影响着我们思考和行动的方式。因此我们必须细致地思想这些方面是如何对我们旧约叙事诠释发挥影响的。

理智层面

我们在成圣的过程中经历着理智层面的争战，圣经也向我们无比清晰地呈现了这一点。我们的思考一直存在着不相一致的地方：一个基督徒可能对个人应对那些孤儿寡母尽怎样的责任有清晰的认识，但他却对圣经教义的某个重要方面充满了误解；某些基督徒可能对有关神的基本教义非常了解，但却在社会公义的认识方面无法与圣经的教导真正调和。事实上没有人能够避免这种理智层面上的不一致，我们必须努力使我们的思想顺从圣灵，如保罗所说，“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罗12:2）。

理智层面成圣的程度在许多方面影响我们对旧约叙事的理解。有时这种影响非常明显，例如那些不相信圣经中记载神迹真实性的释经者，在读到有关以色列人过约但河的记载（书3:1-7）时，他们的理解会与那些相信神迹的释经者全然不同；怀有种族歧视的释经者必然会扭曲许多经文的意义，例如他们错误地将圣经中对该隐的诅咒（创4:10-15）与对迦南人的诅咒（创9:24-25）联系起来看（编者按：该隐的名字在英文中是Cain，迦南人的英文是Canaan，之所以会出现那种附会的理解，是因为释经者因着自己先入为主的观念，将两个读音相近的名称及其背后的含义混淆在了一起。）诸如此类理智层面的缺陷导致了对旧约叙事的错误理解。

为什么我们在理智层面的争战会对我们明白旧约叙事有如此重要的影响呢？这是因为旧约叙事是圣灵所默示的，所以需要我们属灵的分辩（林前2:6-16）。我们若倾向于顺从肉体的思考方式，就易于扭曲圣经的意思（彼后3:16）。这个世界的智慧是与上帝的智慧为敌的（林前2:6-8），前者是昏昧、虚妄且无知的（弗4:17-18），世上的智慧认为圣经教导的核心，即基督的受死与复活是愚拙的道理（林前1:23-24；2:14）。然而，我们的思考方式若是越发顺从于圣灵，我们就能越好地理解圣经。因此正确地诠释圣经的基础在于我们要以上帝的心思意念为中心。

行动层面

行为上的成圣也影响着我们对旧约叙事的诠释和理解。圣洁生活并不仅仅是正确的思想，也包括道德的行为。基督教是一种强调行动的信仰，而不是一种思想体系。我们也许有正确的思想，但如果不将思想付诸于行动，就拦阻了自己对旧约叙事的理解。我们必须“治死身体的恶行”（罗8:12-14）。

释经者的一个重要行动就是祷告，借着祷告与上帝相交，圣灵因此就在我们生命中动工。因此我们看到当初使徒们“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徒6:4）。祷告与对旧约叙事的理解是并行的，成功的释经者正是那些借着祷告蒙受圣灵光照的人。

可悲的是，释经在学术界中常常祷告相隔甚远。虽然福音派信徒承认在基督徒生命中个人与上帝相交的重要性，但他们却没有对祷告对于释经的作用做足够的强调。这便造成了受释经学训练的人倾向于忽略祷告的局面，似乎释经者受得训练越多，就越难以看到祷告作为释经资源的重要性。

读旧约叙事时你会投入多少时间祷告？大多数人在查经的开始之前和结束之后，只向上帝说一两句话就算完成祷告了，他们将绝大多数时间和精力放在了对经文的研究上。事实上我们忽视祷告的程度越深，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就越趋于肤浅。要医治这个痼疾，我们必须学会在学习上帝的话时如何与上帝交谈的功课。

我妻子和我常会坐在一起讨论我们写的信件和文章。当我们读这些文字时，我们并不是默默地坐在那独自推敲思考，我们会停下来彼此问问题，并作出评论。我们的讨论经常会很深入，以致有时在一小段文字上，我们可能会花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反复推敲。我认为如此的阅读是值得的，因为这为我们提供了关注对方的机会。

研读旧约叙事时也应该这样。我们不要只是沉默地坐着，而是应该在读经的同时，学会求上帝赐下关于经文的亮光，上帝是这些文字的作者，我们要从他那寻求对圣经的认识。我们或低头认罪或扬声赞美，无论怎样我们一定要对上帝的同在保持敏感，并在研读旧约叙事时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上帝。在祷告中作工（*Ora et labora*）应成为我们人生的座右铭。

祷告不是唯一影响我们释经的行动方式。我们所做每件事都将对我们认识圣经产生影响，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忽视了自己平常的行为与释经之间的关联。然而多方面的考察都表明我们所有的行为都与释经有关联。

一个人的信念和观点通常都是在他的日常行为中被反思、塑造并不断调整的。人们所经历的得失成败都塑造着我们的观念、行动甚至影响着我们那些最根本的认信。对此梅尔（Myers）做出这样一个合乎圣经的总结：

旧约和新约一再教导我们如何才能真正地认识圣经。“但行真理的必来就光”（约3:21），将房子盖在磐石上的聪明人之所以不同于那些无知的人，就在于他是按着上帝的话而行动（太7:24-29）。耶稣话语的大能是在我们的行动中被认知的。

与之类似，解放主义神学家指出行动和积极的社会参与对释经的角度有重要的影响，他们相信那些在开着空调的书房中舒适享受的学者是不可能充分地评估他们的释经的。在这点上这些神学家是正确的，与社会上的压迫抗争的经验，使释经者能够从一些其他人从未想过的角度，向圣经发问。

从消极意义上看，圣经让我们看到败坏的行为会弄瞎我们的心眼，使我们的心对上帝的启示刚硬（赛29:9-13；约8:43-44；林前3:1-3）。当我们不顺服上帝时，我们的思想就堕入了罪中。败坏的生活方式造成属灵的瞎眼。我们的行为如果越堕落，我们的生命也会因此越深地陷入黑暗和败坏。有罪的行为在方方面面影响着我们对旧约叙事作出正确的诠释。那些在经济上剥削他人的人很难认识到以色列人从为奴之家中被解救出来的意义（出3:7-10）；活在不道德性关系中的人，通常无法了解为什么上帝因大卫和拔示巴所犯的罪，会如此严厉地管教他（撒下11:2-12:12）。罪让我们属灵的视线模糊，不能看到这些叙事在教导什么。

然而当我们的行为顺服于圣灵时，我们就具备了更深地理解圣经的能力。在遭遇患难时虔诚祷告的信徒会被哈拿的祷告（撒上1:3-2:11）深深地吸引；在服事上帝时表现出勇气的基督徒会格外欣赏以笏的勇气（士3:12-30）。敬虔的行动和属灵的看见是并行的，当我们在行动层面愈加成圣时，我们就会更好地认识旧约叙事。

情感层面

最后，成圣也包括我们的情感。情感与思想、行动一样也是属灵的战场。从圣经的角度看，情感对于我们在基督里的长进至关重要。

看看保罗对圣灵果子的描述：“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加5:22-23a）。我们不应将这些仅仅理解为只是对情感的描述，但圣灵的这些果实中的确都有很强的情感成分。与罪性的“邪情私欲”（加5:24）相比，基督徒要有从圣灵而来的情感。罗伯茨（Roberts）对此有很好的总结：

也许对基督教还可以有其他的定义，但有一点相当明确：基督教关乎一系列的情感。它是对上帝和邻舍的爱，是对自己步入歧途的痛悔，是我们因上帝怜悯的救恩而发出喜乐、感恩、盼望与平安。因此，如果我不爱上帝和邻舍，不厌恶我的罪，不因得救而喜乐，不感恩，没有盼望，不能因着基督而享受平安，那么我们与基督教信仰真实形如陌路。

我们要小心不要将情感的成圣作过分简单化的理解。喜乐、平安并不是成圣情感的全部，厌恶、悲哀和愤怒有时也是合宜的。不论如何，信徒在圣灵中成长也包括他的情感。

情感也会我们对旧约叙事的认识有直接的影响。经文因着我们情感上的喜怒哀乐会向我们有不同层面的呈现。然而，*对上帝的敬畏*需要主导我们研读旧约叙事时的一切情感态度。“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箴1:7），敬畏上帝对释经是至关重要的。要记住，“敬畏”这个词不同于“惧怕”或“恐惧”，敬畏的内涵远超过一种情感上的经历，尽管如此，对上帝的敬畏却是与情感相关的。对于旧约叙事，如果我们要超越初步的层面，达到更深层次的理解，那么我们必须对上帝充满敬畏。那些不愿顺从，不愿谦卑的人必然在诠释圣经时会曲解经文的含义。

还有一系列情感是信徒所必须拥有的，它们来自于上帝最大的诫命。耶稣对律法和先知的总结必须在所有释经者的心中占据最重要的位置：“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太22:37-40）。

爱上帝、爱人是释经学的本质。我们不应将这些诫命简单地看为仅仅是一种情感，然而我们也要看到我们对于造物主和周围邻人一切忠心的服事都是我们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释经者情感上的预备让我们在服事上帝和他人中充满喜乐。归根结底，我们释经的目标是什么呢？难道不是为着讨上帝喜悦吗？是他赐给我们这些经文，并让我们使用这经文来为我们周围的人带来益处。如果我们在释经的过程中内心刚硬，对上帝的怜悯无动于衷，对周围的人表现出漠不关心，我们就永远无法认识那些可以推动我们更深察考、应用旧约叙事的真理。

除此之外，涉及情感的一切因素都影响着我们的释经。情感影响我们对经文的选择，悲哀时，我们很有可能会寻找那些让我们得着宽慰的旧约叙事。我们的关注点会随着我们情感的变化转向经文不用的层面。在相爱中的年轻夫妇很自然地会对路得记中路得与波阿斯的成婚经历（得4:13-15）更感兴趣，而忽视这卷书中其他的情节。我们的情感和态度甚至会促进或阻碍我们对经文的应用，一个对现状极度不满的人很可能难以理解以色列人在旷野中对上帝的抱怨为什么会构成极其严重的罪行（民14:26-35）。

不同的情感取向会让我们对旧约叙事产生不同的理解。不幸的是学术界所标榜的所谓严谨而中立的学风模糊了情感在释经过程中的作用。我们常认为对经文的理解不过是弄清一些事实而已，然而在释经学中事实与情感是密不可分的。

总而言之，圣灵通过我们生命的成圣来预备我们诠释圣经。我们在思想、行动和情感上都经历着顺从圣灵还是顺从肉体的争战。当我们在这三层面上追求属灵的事，并在成圣的道路上长进时，我们就能更好地被上帝预备来认识旧约叙事了。

恩赐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圣经教师之间的差异？为什么对于一段经文，某个释经者所强调的层面其他人却往往忽视？许多类似的差别并不是源于信徒属灵生命与罪争战的结果，而是源于我们不同的恩赐，即我们从上帝而来的各种天然和超自然的恩赐。

为简明起见，我们对恩赐的讨论仅限于人人都有的某些心理倾向，而不会将注意力放在我们在身体条件和社交能力方面的恩赐。虽然后者也影响我们认识旧约叙事，但相比之下我们仍将关注点更多放在通常我们被称为个性的层面。

个性可以被非学术性地定义为那些代表着一个人的观点、行为和情感的心理特征。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个性方面的恩赐在我们诠释旧约叙事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

恩赐来源

我们是从哪里得到恩赐的？我们生命的哪些层面将我们塑造成为今天的样式？上帝按着自己的心意将数不清的因素配合起来，从而塑造了我们。通过探索这些因素，我们会更加了解圣灵如何充分预备我们进行大有果效的释经。以下我们将要探讨三个重要的心理倾向来源：遗传，环境和超自然的恩赐。

遗传

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着一个长久不息的问题：遗传与环境在人的个性发展上哪一个更为重要。一个人有怎样的个性主要是由他的基因决定的，还是由他的经历决定的？我的各种心理倾向更多是天生的还是后天长成的呢？虽然这个争论仍在继续，现代心理学家通常认为天然生成和后天长成，即遗传和环境，这两个因素都对我们个性的影响极大。

大多数人都承认我们耳朵的大小，头发的质密程度，以及眼睛的颜色都是从父母那里遗传而来的。当我们透过医院育婴房的玻璃看那些小孩子时，我们通常会说这样的话“她有妈妈的下巴和爸爸的鼻子。”。然而研究也表明，遗传甚至会影响我们的心理倾向。

例如研究表明一个人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的风险很大程度上是受遗传的影响，智力也与我们的基因有关，日常经验告诉我们有些人在音乐和艺术上的天赋是从父母那里遗传的。上帝如此设计了这个世界，因此我们的遗传基因在许多方面都决定着我们会成为怎样的人。

环境

个性形成的另一个强有力的因素是环境。幼年时期的经历对我们有深远的影响。父母对孩子早年的影响将在很大的程度上塑造他未来的人生道路。学校的教育、成长经历中的各种创伤和各种社交人群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价值、思想和行为。从那些在我们心灵中打下深深烙印的事件到那些我们身处文化的基本形式，上帝使用这一切的外在因素来塑造我们，让我们在释经方面得以预备。

恩赐的超自然因素

最后，圣灵所赐超自然恩赐也影响着我们的个性。作为教会的元首，基督将不同的恩赐赐给他身体不同的肢体（罗12:6-8；林前12:1-11；弗4:7-13；彼前4:10）。有些信徒教导而另一些信徒则听道；有些信徒以极大的爱心去做慈惠的工作，而另一些信徒则表现出极大的信心。有些信徒有辨别的恩赐，另一些信徒却对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和解决方法并不在意。无论何种情况，圣灵不同的恩赐都会对我们的观念，行为和情感形成不同的影响。

我们看到信徒从遗传，环境和超自然的恩赐三方面获得了属灵恩赐。但这些恩赐与诠释旧约有什么关系呢？下面我们将从两方面来讨论恩赐对我们诠释旧约叙事的影响。

选择与优先次序

人类的认知总是有选择性的。所有人无一例外地按照各自的经历去选取那些自己愿意接受的知识。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中，我们不可能吸收一切的信息，相反，我们吸收一些信息而略去其他的，选择性的认知时刻发生在我们身上。

我还记得我和妻子在纽约市附近第一次寻找乔治华盛顿大桥的经历。那时我周围到处是车，喇叭声响个不停，每个路口都树立着指向各条道路的标记牌。在复杂的路况中，我开了大概一半的路程之后，开始有些恐慌了。“我看不过来这么多指示牌了！”我对我妻子喊着说，“帮我找找那座桥！”从那时起，我们不顾周围的一切，只是盯着前面的车和那些标有我们要去地方的标记牌。在我们注意力所及的范围内，窗外城市的风景消失了，喇叭声也听不见了，出口、隧道和环形道也似乎看不到了。我们不得不以一种极端的认知选择性来找路。

甚至在一个安静、稳定的环境中，我们也会有意或无意地作出认知选择。当你读这页文字的时候是否存在这种选择性呢？实际上你无法不依靠选择性来阅读。你虽然不是从这页的任何一

处随意地读一些字句，而是从左向右，从上往下一字一句地读。但在读的过程中你却完成可能忽略某些内容，而那些没有被忽略的内容也是按照你既有的优先次序被区别对待的。

诠释旧约叙事时，我们也是有选择性的。我们会认为某个某件事比另一件事更重要，我们有意强调叙事的某些方面而把其他的方面置于一旁。根据释经的策略，有些选择性是我们特意采用的，因此我们会对某些经文作特别的注重。但对经文刻意地区别对待只是我们认知选择性的冰山一角，我们在无意识中所进行的认知选择超过了我们的想象。这些无意识的选择是怎样开展的呢？许多无意识的选择是源于我们的遗传、环境和恩赐的超自然因素。

旧约中大卫将约柜运往耶路撒冷的叙事（撒下6:1-23）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人们是如何基于各自的恩赐进行选择性的释经的。在这个叙事的开始部分有三个场景让我们看到了事件不同的方面。大卫为将约柜从巴拉犹大运出来举行了盛大的庆祝（1至5节）；乌撒伸手扶了约柜，上帝就击杀他（6至7节）；大卫因此惧怕，将约柜运往别处（8至11节）。不同的读者将会在这三个场景如何作出选择呢？

如果我们作一个问卷调查的话，我们不会惊讶于发现音乐家们会普遍会第一个场景所吸引，他们关心在那个欢庆的场面中，人们都使用了什么乐器？音乐悦耳吗？庆祝的过程看起来怎样？虽然他们不会忽略这个叙事的其他方面，但音乐家通常都会被叙事中提到音乐的场景所特别吸引。

如果换做是一位最近遭遇亲人突然离世的读者，这段叙事会立即在他头脑中激发出许多问题：“为什么上帝要把乌撒接去？”“这到底是为什么？”这位读者很有可能会极快地扫过第一个场景而被乌撒突然离世的一幕所抓住。亲人离世的伤痛会让他更倾注于叙事的这一方面。

最后，假设还有一位读者，从一个破碎的原生家庭中长大，本该爱他呵护他的父母却在他的成长中反复地对他施以打击和否定，带着这种影响个性长成的消极因素，我们不会惊讶于发现这位读者会将注意力集中在第三个场景之上，即大卫的不安。大卫自问的那些问题也会同样萦绕在这位读者心中。他心里一定会说“我能体会大卫的心情。”

这些读者的释经取向各有不同，但我们不能说其中任何一个释经是误入歧途或被读者的罪性所误导的。为什么这么说呢？答案是他们的恩赐，即他们兴趣和倾向各有不同，这使他们转向了经文不同的方面。

许多释经者没有意识到自己读经时认知的选择性发挥着多么深远的影响，这种自我意识的缺乏会滋生出一种释经学的骄傲。我们自以为可以经过仔细的圣经察考，便可以不忽略经文的任何一方面，但这实际是不可能做到的，释经永远是与建立在个人恩赐基础上的认知选择性联系在一起。

因此在旧约释经的实践中，我们除了要对经文作出评价以外，我们还需要评价个人的恩赐对诠释所形成的影响。我如何评估自己的心理倾向？我的个性特点是如何令我被这段经文某个特别的方面所吸引的？通过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会更多地意识到自己的心理倾向，于是我们便有可能转向其他的方面，提出类似这样的问题：这段经文还有什么层面是我未曾触及的？对于这段经文，我如何才能比之前有更多的看见？

认知方式

恩赐也影响着我们的认知方式，亦即我们对经验资料进行整合的方式。许多心理学研究都在讨论认知方式，这些研究表明对于知识的对象，存在着两种认知的取向，人类会从这两者中选择其一。如范·莱文（Van Leeuwen）所说，

有些人...在理性层面中表现出客观性、抽象性和区分性的特征，在社交层面反映出独立和成就取向，在情感层面则表现出自足和一定程度的斯多葛主义（Stoicism）；另一些人...在理性层面表现出直觉、具体性和全面性的特征，在社交层面反映出互动性和依附性，在情感层面表现出自由、敞开的特征。

以上两种认知方式可分别称为分析性认知方式的和整合性认知方式。从总体上而言，具有分析性特点的人在认知中注重细节，具备批判性并关注事实；整合性的人则关注整体，在认知中偏重直觉和情感。

如果有人问你花的定义，你会怎样回答呢？如果你的认知方式是倾向于分析性的，你的回答很可能听起来更像植物学教科书中的定义，“花是孢子体植物的繁殖器官，由花丝、花粉囊、柱头等所组成……”如果你倾向于整合性的认知方式，你的回答很可能是另外一种方式，“花是春天的礼物。”这两种答案实际上都是正确的，之所以会不同是因为人们不同的认知方式。

这些认知方式只是一种倾向，并不是绝对的。我们会对某些领域的事物更多地采取分析性的认知，而对另一些领域的事物采取整合性的认知方式。然而，认知方式会对我们理解旧约叙事的方式形成很深的影响。具体来说，认知方式会通过两方面影响影响我们对旧约叙事的解读：看待经文是采用微观角度还是宏观角度（small and large units），关注经文的刚性层面还是柔性层面（hard and soft dimensions）。

微观角度和宏观角度

我们可以将分析性认知模式和整合性认识模式分别与微观角度和宏观角度相对应，这意味着当我们解经时会倾向于将经文划分成小单元还是大单元的不同取向。倾向于分析性认知模式的读者，

看一段叙事时主要采用小单元的经文划分，他们通常将一段经文分解为经节、句子、从句、词组和单词来进行分析。

另一方面，倾向于整合性认知模式的释经者看一个叙事会将它作为一个整体，经文的段落、情节、篇章和整卷书是他们所关注的重点，他们的目标就是要以贯穿始终的主题来认识旧约叙事。

多数的释经学的正规训练都倾向于微观分析模式的解经方法。文字学（Philology）主宰了语法-历史的解经，这种方法引导神学家着重于分析小单元经文的含义。即使学生本身在开始神学训练之前是倾向于整合性的认识模式，然而到学业结束时，多数人已塑造成为倾向于微观层面的释经者。

神学学术界的这种潮流也影响到了平信徒，他们对旧约叙事的了解常局限于个别的一些经节。我们的查经通常只是从一、两节经文中找出一些道德教训而已，大多数人都是在这种大趋势下学习如何研读圣经的，因此我们很容易用微观角度来研读旧约叙事。

微观角度可以给我们很多帮助，但这只是一种解经方式。除此之外我们需要肯定整合性认知模式的重要性。有意识地关注大单元的经文，这与关注小单元经文同样重要，我们要找到宏观看待旧约叙事的方法，至少我们可以多问一些“这个叙事（章节，整卷书）有着怎样的意义？”，少问“这节经文的含义是什么？”

刚性层面和柔性层面

认知方式也影响我们对于一段经文刚性或柔性层面的关注。分析性认知模式强调叙事的刚性，即事实性的层面，而整合性的认知方式则关注柔性，即感性的一面。经文的刚性层面和柔性层面不是彼此排斥的，然而释经者在读旧约叙事时却会自然地带有倾向性。

我第一次意识到这种刚性和柔性的认知区分是在大学生物学课上。有一节课我们要解剖老鼠，老师已经告诉我们该如何操作，但我就是下不了手。为什么呢？因为在我看来有毛的小动物只能作为人们的宠物而不应是实验的对象。当其他同学用一种置身事外的科研态度对待这些小白鼠时，我却无法从情感上接受这种现实。医生也经历着与我类似的挣扎，曾有几个外科医生告诉我他们必须训练自己用不同的方式看待手术台上的病人，将他们与日常生活中接触的人区别对待。接触一个科学研究的目标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同样的事物有太多的不同。

在旧约叙事的诠释中也存在着这种张力。作为基督徒我们深爱着上帝的话，它带给我们生命，我们的这种爱与大卫爱慕喜悦上帝的话是一样的（诗119:14, 16, 47, 48），因为圣经触及到我们内心最深的层面。然而释经却是相当复杂的，在这个过程中我常常要进行一些摒弃个人

色彩的分析，语法-历史的释经模式要求我们将注意力转向经文的逻辑和事实层面，然而这也导致多数对旧约叙事的学术研究很少意识到经文还有柔性的层面。

让我们对约拿书第一章的各种释经作一番调查，便能发现这种趋势。解经家们通常都将注意力特别关注在希伯来文法和段落结构的讨论上，对事件史实性的讨论也比较多多，但除了少数特例以外，释经者几乎都忽略了这一段经文的柔性层面。比如几乎没有人提到在这个叙事中有着极大的反讽：当先知约拿尽一切可能逃避上帝时，他还虚伪地宣告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上帝”（拿1:9）。几乎没有释经者讨论过作者是如何通过约拿与那些求告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许愿的外邦水手（拿1:14）之间的对比，来讽刺约拿的。在这一章中充满了人性和情感的张力，但我们惯用的认知方式让我们忽略了这些因素。

认识到圣经刚性和柔性之间的张力能帮助我们获得一种对旧约叙事更平衡的观念，它有助于评价我们所习惯的释经认知模式。我是不是常常只看到经文柔性的一面？或是只是注重经文刚性的一面？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

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将探讨在这两种认知模式下的读经方式。我们会发现当我们学会超越我们恩赐所带来的倾向时，我们对旧约叙事的理解将更加丰富。

最后一个要点也值得我们注意。上帝按不同的样式创造了他的儿女，这是为了让我们可以彼此受益。“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林前12:21a）。尊重教会中恩赐的多样性是一个不好学的功课，特别对那些有着很强神学观念的信徒。他们几乎总会认为不同的释经之间一定存在着对错之分。无疑，这样的情况是经常存在的，但释经者之间不同认识也可能出于他们不同的恩赐，而非在真理上的分歧。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在很多情况下就可以对不同的释经进行调和。

关于信徒的恩赐，尽管我们只是简要地讨论了两个相关方面，但是我们却明显发现恩赐可以极大地影响我们对旧约叙事的认识。因此在释经中我们应对自己的选择性和认知方式更加敏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充分地释经作好预备。

呼召

在基督徒的生命中影响我们释经的第三个方面是我们的呼召。除了成圣和恩赐，圣灵通过我们的生命所承担的责任来预备我们的释经。基督徒的呼召指向他两个方面的经验：即在教会和社会中我们的蒙召角色（Vocational roles），以及在我们服事上帝时所要完成的具体目标。

蒙召角色

有一位年轻女士即将要平生第一次参加一场公开的艺术竞赛，她为有这样的机会从而展示她的作品而兴奋不已，然而她所不知道的是其他参与者的水平是她望尘莫及的，她最好的作品与其他参赛者的比起来简直像是学前儿童的涂鸦。巧的是这次展览的主办者是这位女士的朋友，竞赛的前一天，这位主办者打电话给这位女士说：“苏，作为主办者我要通知你明早八点来参展，但作为你的朋友我想告诉你，你最好不要来了。”

这位女士的朋友作为主办者向她传递了一个信息，但作为她的朋友，却说了另一件事情。即使前后所说的是如此不同，但却没有自相矛盾，因为她是以朋友和主办者，两个不同角色的身份来说的。最后这位画家女士愉快地接受了朋友的建议，避免了许多难堪。

当我们读旧约叙事时，也面临着许多类似的情况。我们在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影响着我们的释经的方式。一个基督徒在教会和社会中扮演了许多的角色，上帝把我们放在不同的位置上，每个位置都配有一系列的责任。我们在教会可能有不同的服事：牧师、长老、教师、执事都有各自的事工，他们有的作为领导，有的执行决议，有的传福音，有的则关怀那些有需要的人（罗12:4-8；林前12:27-31；弗4:11-13）。

同时，我们的呼召并不仅局限于教会，上帝呼召我们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色中都要去彰显他的形象。在家庭、学校、经济、政治和艺术的领域中，基督徒都从上帝领受呼召来服事他。有些人是社区领袖，一些则是普通公民；一些是雇主，一些则是雇员；一些是父母，另一些则是孩子，不论我们的呼召如何，作为效法基督的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给主作的”（西3:18-24）。

因为我们在生活中所面对的处境不断地在变化，这就让我们对于呼召的讨论变得更为复杂。试举一例，在一天的生活中我的妻子不仅是一名教会的会友，她也是一位妻子、女儿、姐妹、朋友、雇员、邻舍、公民、顾客、学生、病人、旅行者、厨师、整理家务的人、辅导者、门徒训练者、教师、护士，等等。我们每个人在生命中都承担着不同的责任，有许多的呼召。

我们对旧约叙事的思想总会受到呼召的影响，尽管有时我们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一点。释经者无法完全与自己圣经中的呼召相脱离，我们总是作为学生、母亲、父亲、孩子或牧师来思想所读到的经文。

我要对以上通过观察得出的结论作一些限制。虽然不同的角色总会对我们旧约叙事释经造成不同的影响，但在基本层次上，所有的理解通常都是一样的，不论我们的呼召如何。一位牧师与一个孩子对一段经文的基本理解可能会非常相似。比如当他们读到巴兰的话，“耶和华传给我的话，我能不谨慎传说吗？”（民23:12），牧师和孩子都会同样地将其理解为巴兰认为他必须传

讲上帝让他说的话，对于经文“要有光”（创1:3），牧师和孩子的基本理解也是相同的。在这个层次，呼召对释经造成的影响并不大。

但如果我们的释经高于这种基本层次越多，那么个人所蒙受的呼召对于理解旧约叙事的影响就会越明显。我们的呼召影响着释经所采用的方法，对经文含义不同层面的选择，关注的重点，以及对经文含义的陈述方式。

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点。我在神学院讲授士师记时，用了一整堂课来讲解其中关于利未人的妾被轮奸的叙事（士19:1-30）。这门课的主要目标是为要阐明士师记表明了以色列对一位敬畏上帝君王的需要，而那个妾被轮奸的叙事正好说明了当“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士21:25）时，社会上无政府状态的可怕，课后多数学生都非常认同这种观点。

但后来我在家庭敬拜中讲解士师记时，却跳过了这一章。与对待神学院的学生一样，我也希望我八岁的女儿能了解士师记的写作目的。可是我为什么要跳过这一段呢？因为作为一位父亲，在教导女儿读经时我担心这一章可能会给她带来创伤，所以我用这卷书中其他的经文来向她说明同样的观点。可见一个人作为父母关于释经的决定与他身为教授的选择就会大不相同。

每当我们释经时都会出现类似的改变，因着呼召的不同，我们关注一些内容而忽略另一些内容，探寻不同的路径，并按特定的方式诠释经文，甚至从某个特别的呼召中脱离出来，以一种客观中立的身份来读经，也成了一种呼召。否认呼召对释经的影响并不能避免我们按照自己的目的曲解经文。实际上，正因为没有意识到我们自己的呼召和角色，才使我们易于掉入曲解经文的陷阱。

刚刚从神学院毕业的年轻牧师常会遭遇角色的错位。几年的课堂生活让他们对教授在课堂上的风格习以为常，于是在教会的讲台上，这些刚毕业的神学生也表现得像学者一样。但教会的讲台不是学者的讲台，神学院教师的释经学模式通常对于牧师来说是很不适用的。因此，如果牧师没有意识到上帝对他们明确的呼召，他就很容易成为学术的讲员，而非上帝子民的牧者。

可见释经时我们需要更加明确意识到自己的呼召。我从事着怎样的工作？我蒙召的角色与我读到的这段经文有什么关系？越仔细地思想这些问题，我们就越能够负责任地诠释旧约叙事。

具体目标

我们在生命不同阶段也会有许多特定的任务需要完成，它们会影响我们旧约叙事的诠释方式。不同的呼召会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同一段经文，除此以外我们所正在进行的具体工作也影响着我们的释经。作为父母，我们会以许多不同的方式来教导孩子旧约的叙事；对不同的朋友，我们可以按照不同的目标来分享同一段经文；而身为牧师就要求我们用旧约叙事来教导、督责、安

慰、引导和鼓励我们服事的会众。可见我们所要完成的任务也影响着我们的读经方式。从这种意义而言，我们不只是按照蒙召的身份来研读圣经，我们也是为着实现某个目标来研读圣经。

然而我们需要看到不论我们有着怎样特定的目标，我们处理旧约叙事的方式仍有许多相似之处。在超越了对经文基本层面含义的理解之后，我们所要完成的具体目标就会对我们研经的方法和所得出的结论产生极大的影响。

几年前我应三个教会的邀请，在不同的地方分享希西家守逾越节（代下30:1-27）的信息，这个经历让我对特定目标对释经的影响力有了深入的认识。

在希西家宗教改革的高潮时期，他邀请北国的众支派一起到耶路撒冷守逾越节（1至9节），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拒绝了这邀请，然而有一些人却接受了他的邀请（10至12节）。节日的崇拜进行得非常顺利，然而有一些人因为没有按照律法洁净自己，而遭到管教患上了疾病（15至18节上）。面对这个不幸事件，希西家祷告上帝，求上帝鉴查民众的心并赦免、医治他们（18节下至19节）。上帝应许了希西家的祷告，医治了患病的人，逾越节的崇拜得以继续（20至21节）。

这个叙事很好地体现了历代志作者写作这卷书的目的，即作者希望这卷书能够促进以色列民在被掳之后再次的联合。北国和南国曾一起在圣殿中敬拜上帝。作者用希西家时代南北国的联合守节的经历，为在他所处时代面对重建家园挑战的读者提供了一个可仿效的模式。

当我采用这段经文在三个教会证道时，我所做的在许多方面是一样的；我根本的呼召也是一样的：作为一名外地的传道人受邀来讲道，我在不同地方释经所采用的释经方式大致上相同。尽管如此，针对不同的教会我处理经文的方式也有所不同。

在第一间教会，我了解到其中的会众需要对上帝话语有更深的委身。正如你可以想到的，我着重考察了希西家对上帝话语的委身。从他年轻时，他就遵行上帝赐给摩西的诫命（王下18:6）；他深知犹大国当时的困境是由于不遵守律法而造成的（代下29:6-10）；他带领犹大人离弃拜偶像的恶习（王下18:4），他与百姓重新立约，洁净圣殿，并恢复守逾越节（代下29:3-10；30:1-5）。

在第二间教会，会众能够坚定持守纯正的教义，但他们在忍耐和合一上需要教导和鼓励。考虑到这个因素，我仔细研读了希西家差信使邀请以色列所有的支派来守逾越节的经文（代下30:1）。当那些来的人中，有些没有按律法洁净自己时，希西家祷告恳求上帝赦免他们（18至20节）。我看到上帝是如何借着在以色列人中赐下合一的灵，赐福了希西家（12节）。这一点是我在第一个教会的信息分享中所没有强调的，然而却成为在第二间教会分享的中心。

最后，在我为第三个教会讲道作准备时，我对会众的情况毫无知情。于是我决定向会众展示一副平衡的画面。我预备着重强调了希西家在改革中所表现出圣洁与合一的平衡，于是我的研读与讲述中也平衡地强调了叙事的这两个方面。

在一定程度上，一个释经者的具体目标总会影响到他对圣经的研读和洞见。不同的释经者对同样经文思考的进路、关注的领域以及强调的重点也会有所不同。同样一段旧约叙事的经文，我们可以合理地按照不同的目的来进行诠释：如敬拜、传福音、宣讲教义、激励或劝勉会众。在个人灵修、家庭崇拜、教会、学校、探访病人，婴儿出生，婚礼或丧礼的处境中，我们都是按照不同的目标来考察旧约叙事。

面对生活中个别的情况，我们的释经可能会显得有些不同寻常。然而不同寻常的释经不一定就是不恰当的。提瑟顿（Thiselton）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类比，让我们看到合理的释经有着怎样的广度：“一架钢琴虽然可用作木柴烧火，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样作是极不合理的。但如果有一人被困在北冰洋的冰洞中快要冻死了，那么即使将一架斯坦威钢琴付之一炬，这种行为也是无可厚非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对旧约叙事的诠释可以任我们随意地发挥。通过这本书的学习我们可以获取很多方法，从而避免对圣经的曲解和误读。然而在合理释经的范围内，我们要意识到我们理解旧约叙事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释经所针对的具体目标。

因此我们在诠释旧约叙事时需要有意地进行自我省察。我们不但要审视所读到的经文，也要反思自己使用经文的动机。我们要思想在诠释经文时我们有着怎样具体的目标？我如何能够通过这些经文实现自己的目标？以及因为我们的目标导向，在释经时又会导致对哪些层面的忽略？

结论

本章开始时我们注意到旧约释经受到信徒生命中许多因素的影响，然而这些因素却是我们常常忽略的。我们不但要考虑那些通常圣经研究所关注的因素，也要在我们成圣、恩赐和呼召这个更广的范围内考察各种因素对释经的影响。当我们深入思想圣灵是如何在这些领域预备我们开展释经时，我们便为全面探索旧约叙事中的宝藏创造了更进一步的条件。

复习问题

1. 什么是成圣？在理智层面、行动层面和情感层面的成圣如何影响着信徒对旧约叙事的诠释？试以一段经文举例说明。
2. 在本书中恩赐所指的是什么？什么是我们恩赐的来源？恩赐如何影响着我们对旧约叙事的诠释？
3. 什么是释经者的呼召？为什么在诠释旧约叙事时，我们需要来认识自己的呼召？试以一段经文举例说明。

应用练习

1. 列出你通常会为预备某段旧约释经所作的五件最重要的事。将它们按理智层面、行动层面和情感层面进行分类。在着三方面中，分析你的优劣势？你当如何扩展你释经的预备？
2. 对于创1:1-2:4这段经文，分别请四个人提出一个他们所认为重要的方面。比较他们的答案，你能看出他们的恩赐对释经所造成的差异吗？你是否还能找出这段经文其他重要的层面？
3. 读创9:1-11。如果你要针对释经做预备，分别向学前儿童、历史专业的大学生、成人查经班以及城市宣教对象宣讲这段经文，你会对释经的重点作怎样的调整？为什么？